

# 張翠容

## 遊走世界邊緣

她是一個旅人，是一個作家，也是資深的新聞工作者。她一直遊走於動盪不安的國度，採訪過當代最偉大、最具爭議性的人物，也同情那些平凡、被人遺忘的老百姓。她用一顆柔軟的心去包容世間的善與惡、是與非，以文字訴說真相。

她是張翠容，執着於自己喜愛的工作，執着於所謂的「真相」，著有《行過烽火大地》、《中東現場》、《拉丁美洲真相之路》等書，是華人社會裡少有的女性戰地記者、著名的國際問題評論家。今年書展，她將為讀者帶來一場別開生面的講座：「烽火大地、永恒之旅」，而九月她將出版關於地中海的新書。

這個夏天，讓我們再一次走進張翠容的烽火世界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 
圖：受訪者提供



■2011年春天，開羅解放廣場充滿革命激情的民眾。



■每一次的相處、每一次的分別，都讓張翠容有所感觸。



■2002年巴人城鎮太寧難民營受以軍攻擊過後，對張翠容的來訪表示感激。



■2003年，張翠容與駐守巴格達的美軍。

張翠容是一個不拘小節、親切健談的人，一邊跟你說家常瑣事，一邊又跟你分享她對於世界大事的觀察。甫見面，她便說最近好忙好忙，除了籌備書展講座之外，她還要趕新書，她希望自己的書一本比一本好。新書雖然是描述地中海地區的政治經濟，但她為了讓讀者有更強的代入感，以環球政治經濟作為脈絡，帶出香港的經濟環境，引起反思，可謂用心良苦。

### 不把自己當女子

與一般的旅人不同，張翠容對國際大事很熟悉，每一次的外遊，她幾乎都選擇戰火之地，深入其中，挖掘輿論以外的真相。她擅於觀察國際關係，擅長以溫暖的筆觸記錄自己的所見所聞，這一切都是因為兩個字——喜歡。她說她很喜歡自己的工作，尤其在脫離主流媒體、成為獨立記者之後，她可以更自由地寫自己所看到的。

「我正經做過的工作不多。」張翠容笑說。年輕時曾在不同的媒體工作，報道當地新聞、策劃不同的時事專題，累積足夠的工作經驗後，她便走出來做自己想做的事。「我覺得傳媒機構不能代表我。」或許因為每一家媒體都有各自的立場，有一個無形的框框，讓她不能舒心地表達自己的想法。

對於「戰地記者」這個稱呼，她不以為然，也不覺得有多了不起，只是因為自己對世界有好奇心，她才選擇貼近新聞現場，做第一手的採訪。波蘭政治家卡辛

斯基曾說：「跨越自身的邊境就是世界。」人一輩子，一直活在無形的邊境裡，她覺得很可惜，因而她選擇了這條常人未必能理解的路，跨越自己的界限，不顧危險地去事件發生的第一現場，做最真實的報道。

一介女子，身體裡彷彿蘊含無窮的力量，面對無常的戰火、政治動亂，她說：「我從來沒把自己當成是女子。」

### 沒有不勞而獲的事

對於外訪，張翠容最深的體會便是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追求，世界上沒有甚麼是可以不勞而獲的。獨立記者看似很自由，甚麼都可以自己作主，但每次在國外採訪，看到其他記者的採訪形態，看到他們可以租車、可以住在酒店裡，自己卻住在平價的旅館，有時甚至找不到贊助商，要自掏腰包的時候，她也不禁湧起苦澀的感覺。「但我甘之如飴。」她如此強調。採訪很辛苦、很不容易，成果卻很甜美。

今年四月，她在台東採訪一個叫徐蘭香的農民，農民跟她說：「你要彎腰，付出汗水，才有真正的收成。」張翠容被那個彎腰的動作感動，曾經付出的汗水，這些有血有肉的努力，是不會白費的。「大記者未必知道民間疾苦，我和當地人一起經歷喜怒哀樂，我們有不同的追求。」而她正因為與百姓一起生活，對當地的生活有不一樣的感受，因而她的文字才多了一分人情味，可以從人文的角度去看待事情。

她見證東帝汶從動盪不安到和

平建國，這段經歷依然深刻。那時候的東帝汶還沒有獨立，她在當地採訪期間，民兵闖進來，她與當地人一起躲在桌底，他們的手互相交握，那雙冰冷的手，讓她思緒飛轉，讓她萬千感慨。後來東帝汶宣佈獨立，他們互相擁抱，一瞬間，難過湧上心頭，因為忽然察覺到別離在即。這些情緒、體會與她的文字緊緊相扣，有條理的資料、冷靜的述說、嚴肅的採訪、感性的情景交融，難怪讀者愛不釋手，直呼「好看」，因為情在其中，富有現場感的每一個片刻，不禁讓人放下一切，靜下心來慢慢細味。

### 死在路上也不錯

她採訪過恐怖組織，接觸過很多世界頂尖的傳奇人物，見證無數歷史時刻，從早年走訪各地剖析第三世界的變化，到近年行走拉丁美洲、非洲、地中海各地，探索民主政治經濟，在危險邊緣遊走，生死懸於一線，真的不怕死嗎？

「你怕不怕死？貪生怕死是人性，時候到了，你沒辦法不死。」但她補充說，能夠死於最愛，也是一種幸福。作家、記者是她終生的事業，生死自有宿命，時間到了人不可避免要奔赴死亡，所以即使明知有危險，她還是會去做，因為死於自己最愛的職業總比病死好。「能夠為認為有價值的人與事而流汗，上天也實在太厚待我了。」她在書中如此描述自己的工作，也不諱言如果一切重來，她還是會做這樣的選擇。那在危險之前當真義無反顧

嗎？張翠容會怕，但事情發生的時候她來不及反應，事後害怕的感覺才湧上來。在採訪完阿拉法特，離開時她聽到了槍聲，她在書中寫道：「我的雙腳無力再往前走，只好倚在一牆角，這時我想到那位巴勒斯坦大眼睛警衛，還有那位睜不開眼睛的以軍……」在墨西哥，她親眼看見示威者手持長刀，準備前往遊行；在尼加拉瓜，她遇上持槍劫匪，被搶去身上財物，感性的情景交融，難怪讀者愛不釋手，直呼「好看」，因為情在其中，富有現場感的每一個片刻，不禁讓人放下一切，靜下心來慢慢細味。

電影《基督最後的誘惑》，講耶穌被釘上十字架，他夢見自己結婚生子過平凡生活，到老的時候他很後悔，覺得自己應該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人類的救贖。「如果真的老死，那生命就失去意義。」張翠容以這個例子來比喻死亡。耶穌最後醒來，發現一切都是因為自己過度痛苦所產生的幻覺，他幸虧自己還在十字架上。

生死沒有對錯，所謂的價值、意義，都是自己賦予的。回顧這些年來的採訪，她說自己彷彿活了幾世，如果真的因為採訪而死，她也無怨無悔。「因為我已經活得夠多。」

那個指着照片，像小女孩一樣雀躍地說「這是切·格瓦拉的車子，我竟然可以坐在他車子裡！」女子，很坦率、很滿足。

她一直都在路上。



■「只要世界有謊言，我還是繼續跑。」——《行過烽火大地》，2002年出版。



■《拉丁美洲真相之路》，2009年出版。張翠容走過墨西哥、危地馬拉、薩爾瓦多、尼加拉瓜、玻利維亞、古巴等地，將真實的中南美洲呈現出來。



■《中東現場》，2006年出版。張翠容透過本書，剖析中東地區各國的衝突，呼籲世人客觀持平地去省思中東問題。



■伊拉克南部巴士拉與科威特接壤邊境，遭美軍貧鈾彈肆虐。



■見證過很多歷史時刻，張翠容最關心的是最底層的老百姓。

## 名·飲食

文、圖：方芳

# 不怕燕窩「做手腳」

香港有八成半的燕窩來自印尼，廣告上若沒寫產地的，一定是印尼燕窩；越南和泰國的「洞燕」是珍品，沒理由不高上產地。

廣告單張在打折的價錢旁，總有些容易被忽略的小字，如「4兩起買3送1」。消費者一看很容易被吸引，打折價錢外，還有「送1」。但細看廣告才明白，如你想要折扣優惠價，一定要買4兩以上，你可能莫名其妙地愈買愈多。

### 漂白燕窩失香香味

上文提及的問題燕窩，消費者懂多一點，就不怕被「做手腳」的燕窩誤導。一般消費者追求「美白」燕窩，無良業者為投其所好，在洗燕窩時用雙氧水漂白，一來去掉燕窩的斑點，又可掩飾未挑盡的細毛。經化學漂白的燕窩，對人體健康頗有影響。

要分辨「漂白燕窩」不難，如果片片都一樣雪白，沒有色差，你便心中有數了。其次，天然燕窩有蛋白香味；若經漂白，便失去此天然味道。

### 最少八成半乾身

燕窩如百分百乾身很容易破碎，影響其價值，所以店舖出售的乾貨燕窩，仍有百分之五至十五的濕度。燕窩放在手上，若感覺涼浸浸和軟身，應是水份太多，容易發霉。太濕不光是被偷斤兩，還會產生質量問題。消費者買乾貨，最少也要感覺有八成半乾身。百年老舖貨真價實，名貴的燕窩是放在雪房的。

### 塗膠燕窩「攞攞令」

完整的燕窩構築需時三個月左右，其間燕毛雜質夾雜其中，在洗燕窩去毛除雜質的過程中，難免使燕窩出現縫隙，

無良業者以塗膠填補，使之平整、美觀、增加件頭。塗的「膠」是魚膠粉，間中用豬皮碎煉煉。業者把膠塗得厚厚的，還可偷斤兩，牟取利潤。

消費者觀察燕窩表面，如發現不自然的光澤，燕窩「攞攞令」，便不要選擇。還要注意觀察燕窩結構形態，燕窩自然鬆散，結構太密實的可能被塗膠。

### 樹脂假冒燕窩

有些燕條、燕絲和燕角，被揭發是一種成本甚低的「樹脂」，冒充燕窩成品。浸水後不開，焗後膨脹，不溶於水中。但這情況在九十年代後已經少見。那麼瓶裝燕窩又是甚麼？行內人說，這是最低成本的燕碎，內裡的成份多少，決定於價錢，成份與價錢成正比，



■燕窩要注意燕形平均自然，頭厚尾薄。



■燕碎

有商譽牌子的瓶裝燕窩，質量也不會太差。

### 燕窩易觀察「做手腳」

如經濟許可，盡量買越南和泰國的「洞燕」。如經濟所限，買「屋燕」也要盡量買燕盞，不要買燕餅、燕條或燕碎。燕盞若被「做手腳」，容易被察覺；而燕餅和燕條因為不是原盞形，較易藏拙。

燕窩不要只追求大件，最重要是比例大小要均勻，例如燕頭厚些少，燕尾薄些少，又好像「三角盞」理應是薄片的，若是「厚身三角盞」就要注意了。

### 「一手樓」好過「二手樓」

燕巢也如人類的樓宇，有建屋的期數。燕子築巢經常受外來因素破壞。「洞燕」巢會受蝙蝠、蛇鼠的破壞，「屋燕」巢則被人類採摘。燕子吐涎做了第一個巢，給蛇蟲破壞或被人採摘了；只能繼續吐涎做第二個巢，又給取了；再吐第三次做巢。試想，一年起三次屋，吐到第三次的燕窩，燕子可謂筋疲力竭，「口水都乾埋」，來不及吸收營養，口水成份質量也是最差的。所以第一期燕窩特別大，營養份量夠，買燕窩要選「一手樓」。